

邱华栋 著

单筒望远镜



人民文学出版社

单筒望远镜

邱华栋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筒望远镜/邱华栋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02 - 005865 - 5

I. 单… II. 邱…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8844 号

责任编辑:包兰英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王鸿宝 责任印制:周小滨

单筒望远镜

Dan Tong Wang Yuan Jing

邱华栋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16 千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插页 2

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5865 - 5

定价 17.00 元



邱华栋

男，1969年生于新疆昌吉市。16岁开始发表作品，18岁出版第一部小说集，199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青年文学》杂志主编。中直机关青联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主要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夜晚的诺言》、《白昼的躁动》、《正午的供词》、《花儿，花》等；中短篇小说百余篇；散文随笔集《黑暗河流上的闪光》、《都市新人类》、《把我捆住》、《私人笔记本》；电影研究《电影大师108将》，书评集《和大师一起生活》，建筑评论集《城市漫步》，游记《日本意象》，以及诗集《花朵与岩石》、《从火到水》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德、日、韩、英文以及越南文发表和出版，并先后获得庄重文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山花》文学奖、老舍长篇小说奖提名奖等文学奖。

责任编辑 包兰英

装帧设计 何 婷

目 录

第一部 写给夭折儿子的书简	(1)
第二部 话剧：走马灯	(116)
第三部 回忆录：北京的城破	(175)
后 记	(296)

第一部 写给夭折儿子的书信

阿苏尔写给贝尔纳托里·陈

1904 年写于法国阿维尼翁乡下

第一封 大陆的轮廓

海的尽头是大陆,换句话说,大陆的尽头是海洋。而望远镜,则是人的视力的延伸,就像长矛是人的手臂的延伸一样。儿子,我要告诉你,我当时重新看见中国的海岸线的时候,那是在 1899 年 5 月 17 日的早晨,当时,我正站在甲板上,已经可以从船上看见那片古老大陆的轮廓了。那是一抹海岸线的暗黑色痕迹,就像是一条墨黑的细线,被涂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的前方。海浪现在是白色的,不像是在大海的中央,海浪开花之后,下面全部是那种藏青色,而且似乎潜伏着莫名的危险。就在昨天傍晚,天色微暗,我一个人站在甲板上,向轮船航行的大海四周望去,看不见任何岛屿,也看不见岸,大海上也没有任何航行的轮船。不过,总是有两只海鸥,分别在船头和船尾,跟着轮船一起前行,它们似乎悬停在半空,安静地和轮船保持着相同的速度。这说明陆地已经不远了。我还看见

海水中一沉一浮地漂着很多白色的东西，在向轮船相反的方向漂浮。我仔细地观察，才发现那些东西竟然是白色的水母。如此多的水母，都浮在水面上，神秘而又缓慢地一沉一浮，向着大海的远处漂去，它们是要参加什么样的聚会？是遇到了什么样的指令？没有人会给我解答。我的内心忽然觉得有些忧伤，不知道这次我来到大清帝国的旅途，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兆头。

而早晨的时候，凭借望远镜，我在浓雾中仍旧看不清楚天津港口的面目，只有等越来越远的时候，才能够渐渐地看清它。儿子，你没有来得及见到这样的景象，就死去了，无法明白什么是海岸线。我已经给你描述了，它是灰黑色的，起伏不定，如同一条细线。而海鸥忽然增多了，它们像是白色的纸片，在靠近海岸的地方自由飞行。它们飞行的轨迹没有任何的规律，仿佛在躲避着鹰隼的追击，忽上忽下，并且发出一些或者欢快或者凄厉的鸣叫。这个季节，是海水涌动最为激烈的季节，夏天里，几乎所有的陆地上的昆虫和海里的鱼，都在欢快地跃动着，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动作，发出了各种各样欢快的声音，或者交配，或者追逐，在体验它们的悲欢。大陆靠近了，我就是通过手中的单筒望远镜，看见了大沽港口那些停泊的船在轻微地浮动。这些既是我十分熟悉的，又是令我感到亲切的。

儿子，你的手曾经抓住过我的这个望远镜的铜柄，它是铜制的外壳，一头大，一头小，两面的两副镜片，通过某种成像原理，可以让遥远的东西迅速地拉近到眼前来，这样那些遥远的事物，那些人物、风景，甚至是人的面孔和动作，都不再显得遥远，变成了亲切而具体的形象。现在，在我给你写信的时候，在我想念你和怀念我在中国生活和经历的那些岁月的这个时

候,我仍旧能够通过它,看见那个大陆所有的人和事、景物与飞鸟、河流和青山,还有我经历的所有磨难。儿子,你已经死了,你几年前死了,夭折了。而我身边的其他亲人也都一一故去了,所以,没有人可以听我倾诉了。那么,好吧,儿子,我时常可以感觉到你在我的身边萦绕,你很轻盈,害怕打扰我,但是我知道你从来都没有离开我,离开过我的心。我就给你讲述我的故事,给你讲述我和那个古老帝国——中国之间的联系。

我是重新回到中国的。一路上,基本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必须要乘坐跨洋航行的大船。这是航海的时代,先进的蒸汽机推进的大船,可以让人们在大洋上颠簸,然后带领充满希望的人来到新的大陆。

对了,在船上,我认识了一个英国人,他叫普利南。那天,我用望远镜瞭望海岸线的时候,他就站在了我的旁边。一路上,他很照顾我,像是一个英国绅士,很礼貌但是似乎又想勾引我。如果我是一个浪荡的女人,可能早就上他的圈套了。当然,这个英国人和中国也有着不可分割的缘分——他本来就出生在中国大陆内地一个叫做宁波的南方小城市,会讲很地道的汉语。而且,他是中国清朝海关税务司的雇员,税务官,刚刚结束了一次舒服的欧洲度假,新近从欧洲出发,回北京税务司继续工作的。

一路上他总是和我搭话,我对他有些防备,可是,儿子,在这么长的旅途中,我还是希望有个能够说话的朋友的。后来我们一起在餐厅用餐,到了晚上,在船上的俱乐部玩,他也请我跳舞,跳拉丁舞、法国南部的乡村舞,还有苏格兰民间舞,我们玩得很开心,这使我在保持了对他的警惕之外,也消除了我的寂寞。我有些晕船,而他带着缓解晕船的药片,让我在旅途

中好受多了。不过，我要告诉你，我的儿子，我特别讨厌他那一撇很长、并且向两边翘起来的胡子，这胡子总是使我觉得有些肮脏，而且使他看上去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二十五岁的男人。男人的胡子上面，不知道带着多少脏东西，比如打鼾时的口水、饭菜遗漏的汁液、女人的胭脂与口红等等，都是男人的胡子里面隐藏的东西。

但是，这一天，我重新看见中国大陆轮廓的5月17日，一大早，在甲板上，我看见普利南就已经剃掉了他脸上的胡子，这使他看上去完全像是一个新人。“你这样就显得年轻多了，年轻了至少十岁呢。”我说。

“多谢夸奖，我们要上岸了嘛。对了，你看，那些飞鸟，是鸽子还是海鸥？”普利南甩着两手，像是在做着某种放松运动，靠近我说，“你一大早就在这里瞭望，我从最上面的驾驶室里看见了你——你都望见什么了？”

儿子，你还不会说话就死去了，所以，你永远都是沉默的，是不是？你只要听我说就够了。当时，我已经观察了好久那越来越逼近的大陆轮廓线，觉得自己的旅途终点终于要到了。我十分激动地把那个铜制的单筒望远镜递给了普利南，“你看，那边是大清帝国的水兵军舰上的旗帜。你上驾驶室干什么去了？”我顿时有些诧异。

“上去学开轮船啊。这艘船的船长很喜欢和我聊天。”

普利南接过了望远镜，开始向远方瞭望。我猜，他一定看到了龟缩在大沽港中的一些大清帝国兵船上面低垂的旗帜。那些军舰是一些排水量很小的木壳船，以及很少的几艘铁甲舰，依稀可以看见船上活动着的、警觉的、体质衰弱的大清国水兵，他们都还扎着辫子呢，如今，他们似乎没有什么斗志了。

其实，造成这样的局面，都是英国人最先发难的，从1840

年开始,因为鸦片贸易和这个古老的大陆国家开战之后,英国人已经拥有了超过别的国家很多的在大清国的独特权力和权益。比如,他们的轮船在长江上可以随便航行,海关税务司的司长都是英国人。而他们的军队在上海和苏州,帮助了大清帝国的朝廷打败过太平天国的部队,所以,英国人在这个国家通过枪炮赢得了尊重,虽然,这种尊重主要是出于中国人的胆怯和惧怕,出于对英国人的船坚炮利的钦佩,而不是真正的心服口服。

我看到普利南用望远镜看了好久,他没有说话,因为大陆的景致一定使他向往。我想普利南还看到了远处的城市上空,飘散着一些黑色的烟雾。那些烟雾,我用肉眼都看见了。

我看到很多乘客都来到了甲板上,向岸上探望。我们在船上呆得太久了,所以都十分迫切地希望看到陆地,现在,我们都看到了。

“似乎是着火了,那边的城市里。啊,我看见军舰上的那些水兵了,他们是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最近一些年,他们总是打败仗,先是输给了我们英国人,然后,在1894年又输给了日本人。现在,这些军舰已经几乎没有战斗力了。真是一个衰朽的舰队啊。”他把单筒望远镜递给了我。

我听出来普利南的腔调里的情绪,非常复杂。一方面,他认同自己是一个英国人,为英国的强盛感到自豪。可是,另一个方面,他又出生在这个国家,和这个古老的国家有着天然的感情纠缠,看到这个国家的弊病,又有些难以言说的痛惜。尽管他说话的时候,总是站在英国人一边,可是,我明白他内心的痛苦。这个他已经对它产生了无法割舍的感情联系的大陆,使他总是处于一种分裂的矛盾情感状态中。

过去一些年,我在很多地方,都听到一些欧洲白人自以为

是地议论大清帝国,他们用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傲慢的语调,谈论着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评价着这个古老的帝国是一头再也醒不过来的史前动物。他们所谈论的,其实大都是一些偏见。儿子,你应该明白,偏见是极其愚蠢的,但是,有时候我们却无法自知。

其实,可能我和普利南一样,也处于一种分裂的情感当中,因为,我也是在这里出生的,具体说是 1878 年在北京出生的。我一直长到了十五岁,才第一次离开了北京,回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在那里的若瑟修女会办的一所医院里,学习医务护理知识,接受严格的医护课程训练。本来,我以为我再也不会来中国了,儿子,就在几个月之前的某一天,在我离开北京六年之后,我突然接到了父亲的弟弟、天主教传教士维昂庸神父从北京发给我的一封电报,电报上说,我的父亲、你的外祖父若姆,在北京突然去世了,要我尽快到北京来处理各种善后事宜。于是,我就赶紧来了。

儿子,我的父亲、你的外祖父若姆可是一个大人物,虽然你只能听我讲述他,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了。他在整个欧洲考古界,都算是一个很有名的考古探险家。从 1875 年开始,他来到大清国之后,就一直在这个国家的西北部,也就是新疆省的沙漠里活动,在那里发掘一些据说是被古代的流沙吞没的城市废墟。他发掘出来了很多十分有价值的东西,还发现了一个古代城市的废墟,他的发现,直接启发了另外一些探险家,比如瑞典人斯文·赫定对中国新疆考古的兴趣。现在,斯文·赫定博士仍旧在那里探险与挖掘着。而听说还有一些英国探险家、日本探险家都去了那里继续挖掘。

但是,我父亲的突然去世,打断了我法国的学习生活。儿子,我当时接到电报,觉得很奇怪,因为父亲的身体非常好,

不可能是得病突然死亡的，那么，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发生了。那封电报很简单，只有几个字，根本就没有提父亲死亡的原因，所以，我多少有些疑惑和担忧。

得到消息的那天，我正在教会办的医学学校上课。当时，窗户外面的阳光出奇的好，把教会学校教室的彩色玻璃照得很亮丽。我正在望着窗户玻璃上那彩色的宗教内容的人物故事绘画——被鸽子和天使所簇拥的圣母玛利亚，带着前所未有的喜悦生下了圣子耶稣的画面的时候，学校的教务长，玛格丽特嬷嬷匆匆忙忙地来到了课堂的门口，示意我出来，表情十分肃穆，似乎出了什么大事。然后，她递给了我一张字条，“阿苏尔，恐怕你要立即动身远行了。”

我接到了那个语焉不详的电报。电报是叔叔维昂庸神父打来的，上面只是说我的父亲、你的外祖父突然去世了，需要我尽快去北京，处理相关的善后工作。于是，我十分焦急，赶紧买了船票，从法国南部阿维尼翁的迪朗斯河谷乡下出发，先到了巴黎，然后再乘坐火车、马车还有轮船，抵达了伦敦。然后，在那里又上了从伦敦出发的快船，穿越茫茫大西洋，然后，又到了更加辽阔的太平洋，最后，抵达了这个古老的国度。

因此，当那天我用父亲送给我的单筒望远镜，再次瞭望到了这个久别的国家的海岸线时，我的心情是相当欣喜和急切的。望远镜已经像是我的目光在延伸，深入到了这个以灰黑色为主调的大陆内部。

第二封 码头上

儿子,你不知道,我还有一个哥哥,也就是你的舅舅,叫诺布勒。他是我叔叔维昂庸教士的学生,也是一个传教士。自从我在多年以前离开了北京之后,他就去了山东,一直在山东省传教。最近几年,据说那边情况开始变得复杂了,我经常可以从巴黎出版的报纸上,和教会的一些通讯资料上,看到中国山东省发生的一些传教士和当地的乡绅与农民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的报道。因此,我当时也特别担心我的哥哥、你的舅舅的安危。可是,实际上,我那个时候没有更多的办法去帮助诺布勒,我只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女孩子,想到这些烦心的事情,脸上一定是带着一种愁闷,就像是有一种古怪的阴云。

而这阴云,那时也笼罩在这个古老的大陆上空,似乎要有什么可怕而又严重的事情将要发生了。

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我当时也说不明白。

船靠岸了,我看见水手施放着沉重的水锚,它带着向上的巨大尖钩,像章鱼巨大的触角般的爪牙,呼啸着落向了水面,扑通一声,就落入了水中。于是,一阵欢快的吆喝与喊叫声响起来,说明我们正式靠岸抵达了。然后,一条宽宽的专门登陆用的长木梯子,就已经从船舷搭到了岸边上。接着,按照舱位的等级,船上的人开始陆续下船了。

普利南帮助我提着两个暗红色的大皮箱。这两个皮箱非常沉,因为里面装了大量的药品。当时,我觉得,我来到这个国家,那么我一定会在这里展开自己的医护工作,所以,我所需要的药品和器械,我就尽可能地都带着了。

“你是不是把你所有的家当都带来了?衣服、宝石、开颅器、假肢、假牙、体温计、手术刀、锯子、耳镜和麻醉剂,”普利南有些不堪重负地开着玩笑,“而且,为了安慰自己的乡愁,可能还带来了法国的大石头。”

“是啊,就是你说的这些东西,”我笑容可掬,“太沉了吧?我是把法国的石头都带来了。”我笑着开玩笑,一边在颤颤巍巍的木梯子上向船下走去。

四周都是人,很多在码头上混饭吃的中国人都围了上来,渴望帮助乘客搬运行李,来换取一点报酬。到处都是苦力,这个世界上还是苦力多啊。

“你看,我觉得这个国家实际上是不欢迎外面来的任何人的,除了那些苦力们。”普利南用手指了一下在岸边等待活计的蠕动着的人群。他们看上去都长得一样,穿得也一样,似乎都没有自己的名字,只有一张张渴望着天上突然地掉下来财富的脸,带着渴望和焦急的神情,在看着我们。

在梯子上,普利南帮着我提着那两个巨大的皮箱,还试图要去挡住我,别让我掉下去了。因为木梯子在前面的人下船的走动当中,十分剧烈地摇晃着,令人极其担心,只好小心走路。他的背上还背着一个包,那是他随身携带的面积很小的行囊。他告诉我,走到哪里,他都是这样的,行囊简单,来去自由。

儿子,我当时因为年轻,身形矫健,其实根本就不用他来担心,我是跳跃着在木梯上向下走。反正,重东西都在这个有

些绅士风度的英国人手上,我只拿着我的一个小包,就想着要尽快地踩到那古老的土地上去。

当我确信自己确实是踩在了那片古老的土地上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油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切感,毕竟,相隔六年,我再次来到了这个国家,一切熟悉和亲切的感觉都涌现了。但是,在我的身边,一下子拥过来很多人,他们都是黄皮肤的苦力,衣衫破烂,神情焦急,大声地嚷嚷着,要帮助我搬运行李,或者,要我雇用他们的人力车,拉我到我想去的下榻处。他们大声说话的样子忽然让我感到紧张和害怕,生怕他们发怒,一下子把我扯成碎片了。普利南紧紧地跟在我的后面,“让开!让开!”他推搡着眼前拥挤成一团的浑身散发汗臭气味的码头苦力,然后问我:“阿苏尔,在天津有没有人接你?”

“没有,我的亲人都没有办法来接我。我先在天津稍微休息一下,然后我要自己一个人去北京。”这个时候,我才觉得有些担心,因为到了陆地上,我突然有一种无助的感觉。这么多中国人在身边推搡着,高声地嚷嚷着,这个有着如此多的人的局面,我在法国,在欧洲其他国家,已经好久都没有见到过,因此也就有些胆怯了。

但是,我还是不想让普利南觉得我胆小。“普利南先生,我要自己走,我先到天津的法国租界区去,那边有若瑟修女会开办的教堂旅馆。”

就在这个时候,普利南已经和一个人力车行揽活儿的车夫头子说好了价钱,不由分说地把我的行李搬上了一辆人力车。他对我说:“你还是跟我走吧,我送你到法国租界区。”立刻,两个看上去非常瘦的车夫拉着两辆人力车,把我们分头拽上他们的车子,等待着我们发出指令。他们穿着白色的汗衫,

正是初夏时节,可以看见短短的汗衫下面,他们那裸露着的瘦骨嶙峋的肋骨,简直一根一根都是数得清楚的。车夫的目光很茫然,肯定弄不明白我们这些白色皮肤的洋人到这里干什么来了。

我们需要在前面的一个车站下来,继续乘坐四轮马车,抵达天津市区。所以,从码头到车站,要由这两个车夫来运载。知道了我们要去的地方,那个年长的车夫吆喝了一声,两个车夫一起迅速地启程,拉着普利南和我,离开了码头,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机灵地来回穿梭着。

儿子,你当然没有见过到处都是人的场面,而且,那些人似乎都在说话和争吵。码头上一切都是闹哄哄、乱糟糟的。这真是惊心动魄的穿行,两个车夫的车技很高,因为眼看着要撞着什么人了,可是,车夫在瞬间就回避开了那些人。在我看来,码头上所有的人都在动,没有一个人不是运动的,因此,在运动中避开可能要和你撞车的人的运动轨迹,是需要相当熟练的本事的。这两个车夫就有这个本事,他们就可以在运动中的人群中飞快地奔跑,很快就离开了人们到处乱挤的码头,来到了相对宽敞与宁静的大街上。

这个时候,我又看见了远处的天空中,飘散的黑色烟雾。

“车夫,那边的烟雾是怎么回事儿?”

“着火了,一个卖纸的商铺着火了,结果把一条街都给烧着了。现在,火势已经平息了。真是倒霉,最近总是有火灾发生,灾年啊!”车夫喘着粗气告诉我。

在陆地上的第一印象就不好,贫穷和灾难的景象与消息,立即涌入了我的眼睛和耳朵。我们在车站换乘马车,继续向天津城区进发。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抵达了天津市区。在市区,我们继续乘坐人力车,向紫竹林租界的方向奔去。